

梨花风起正清明

■于秀芬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浊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二字，自带一种诗意。《旧唐书》记载，唐朝就有清明节，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明时节，远方的游子返回故里，身着素衣，祭奠离世的先祖，清除杂草，挥锹培土，敬献鲜花。细雨中春山如黛，恰如心中绵延不断的思念，风过无痕，撩起往日温馨的记忆。“年年陌上生春草，岁岁清明思故人。”行人断魂，是对逝者的缅怀，天清地明，是对生者的祝福。一场盛大的仪式，让我们懂得珍惜身边的亲人，珍惜美好的生活。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祭奠先人时，郊外踏青，赏千亩梨花，方不负春光万里。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桃

花、“风吹梅蕊闹，雨红杏花香”的杏花陆续绽放后，清淡恬雅的梨花闪亮登场。

梨花树蜿蜒在向阳的山坡，嫩绿的叶芽衬托着圣洁的花朵，紫红的花蕊，清冽典雅。五朵以上合成一个花束，清风拂过，“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时逢细雨纷飞，清香远袭，更增添“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柔美，让人怜惜。

自古以来描写梨花的诗词不胜枚举。宋朝晏殊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院子中、池塘边，梨花和柳絮都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之中。微风袭来，梨花摇曳，柳条轻拂，飞絮萦回，是一个意境清幽、情致缠绵的境界。苏轼的“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描绘了如雪般的梨花颜色淡淡的，柳树已长得郁郁葱葱，柳絮飘飞的时候梨花开满城的

景象。词人写“淡白”状梨花，“深青”状柳叶，以柳青衬梨白，突出了梨花的特点，显示出春意之浓。

韩愈的“闻道西园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听说城西的梨树已“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一起醉卧花下，您意下如何？在梨花素白盛开的春天，有朋自远方来，踏春赏花，把酒话友情，岂能不醉？

我更喜欢月夜的梨花，汪曾祺先生就曾写“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梨花与皎洁的月色交融，分不清哪是梨花，哪是月色。“一树梨花一溪月”，故乡的梨花秀而不媚，美而不俗，用最质朴的白色书写了最亮丽的篇章，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在这个春和景明的季节，成为我一生温暖的陪伴。

换种心情过清明

■姚春华

“清明无客不思家。”清明，历来是诗人笔下永恒的意境之一，它不仅是自然的节令，也是祭奠亲人的节日，更是华夏儿女心中的一种结，一份寄托乡思的情结。在杨柳泛青，花儿绽放中，在春燕呢喃，细雨纷飞中，清明节迈着平平仄仄的脚步，如约而至。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有一种思念，有一种爱，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都不会忘记。前些年，我写过很多有关父亲与母亲的文字，似乎我用文字，在心中给他们重新立了碑。翻开我的散文集，第一篇便是《父亲母亲最后的时光》，想念时，我就会翻开书，亲抚这些鲜活的文字。而每次重温，总会让我泪湿眼眶。我不知道是被自己的文字感动，还是文字撕开了我隐藏的伤

疤。而今，我已很少为他们作文了。他们离开我真的太久了，久到我难以置信，久到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计数有误。20年有多久？这20年的思念又该有多长？

近些年，我把更多精力安放在对文学的追寻上，很少刻意去怀念父亲母亲，而他们总会在特定的日子来到我的梦中，像是在提醒我，抑或是想来看看我。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他们肯定是满意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只要我有一点点成绩，他就会到处吹嘘。可惜，那些年我忙于生计、家庭，没有给他多少吹牛的资本。今年的清明节，我一定要带上一份特别的祭品——我的散文集，去祭拜他们。我想，这定是他们最喜欢的祭品。而浸染书香的我，也一定是父亲最喜欢的样子，他会不会又在天堂拿我做为吹嘘的资本呢？如此想着，心中

莫名滋生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清明，这个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形容词，承载着太多的情愫，寄托着太多灵魂皈依。它滋生了我们对生命的感伤与缅怀，给了我们一次重温亲情的契机，也给了我们一次洗涤心灵的机会。

宋人吴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中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是啊，且趁清明大好春光，让我们走出去，展开幸福的怀抱去拥抱春天吧。让我们换一种心情过清明，大声告诉天堂的亲人，请他们放心，我们的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美好呢！让我们在清明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在清明对亲情的缅怀中，去迎接风清气明的美好新生活吧！

清明

■晓佳

须芒草不能说话
但心里
却固执地，拒绝任何诺言

你能否听见
踏青的消息随风而过
柳枝弯曲
摇动一年里空前的明朗

而路碑
指引着细雨，和凛烈的酒

去梳理你荒芜的长发

一只黑鸟落在树下
姿态像是，踩着微醺的钢弦
这种焦虑
像坟冢一样年久失修

烟火袅袅……燃几柱
祝愿的香
再次暴露了，人与时光的妥协

献给母亲

■郭久麟

绵绵细雨倾洒世纪的怀念，
微微春风吹送永恒的问候。

母亲啊母亲，
是你和父亲炽热的爱情，
孕育了我的生命！
是你用甜美而深情的乳汁，
哺育了我幸福的青春。
是你用太阳一样辉煌的母爱，
抚育了我智慧而纯静的心灵。
是你用月亮一样圣洁的慈爱，
培育了我善良而美丽的精神。
是你用先进职工的佳言懿行，

教育我做一个奋斗不息的追梦人！

我用80年的学习和拼搏，
来报答你春天般的温馨；
我用一生的求索和奉献，
来回报你大江般的恩情！

妈妈呀妈妈
有你这样伟大的母亲，
我感到幸福和骄傲；
我也绝不辜负你的培养，
让你在天堂中也感到欣慰和自豪。

最是清冷清明诗

■江利彬

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清明承继着许多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催发着无数诗人骚客的诗情雅兴，书写下许多打动人心的清冷诗句，或细腻含蓄，或畅达直白，或深情款款……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杜牧诗中描绘的清冷景象，读来教人愁肠寸断心神惘然。相较之下，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笔下的清明却有着另一番意境，其曰：“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草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诗人生动地描绘了大地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而“雷”“雨”促成的“龙蛇蛰”和“草木柔”，更令人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

与黄庭坚的《清明》相映成趣的，当是苏轼的《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告诉人们，这美好的时光当然是令人陶醉的，但人生几何，切莫因为

沉湎于此而忘记了珍惜时光。每年清明，我们都应该多一些对生命的感悟，把追思与嬉戏均匀地撒在四季，让岁月芬芳，让灵魂春色永驻。

除此之外，苏轼的悼亡词亦堪称清明佳句，《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全词读来情感真挚，催人泪下，一代豪放派词人竟能写出如此缠绵婉约的词句，可见其对亡妻的思念之深。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落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蚕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这是南宋吴文英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清雅素淡，细腻委婉，抒发了作者醉心于缅怀往事的惆怅

之情。

宋代张先的怀人之作透着孤寂与愁苦。《青门引·春思》：“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寥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词中所写时间是寒食已过时近清明，地点是词人独处的家中。全词抒发了词人感于自己生活孤独寂寞，因外景而引发的怀旧情怀和忧苦心境。

“新烟着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卞侯墓下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同待诏，拟沽春酒醉京华。”这是明代诗人高启的诗句，看似平实，实为佳作，道出了千万游子清明盼归与亲人团聚的心声，流露出淡淡的无奈与惆怅。

“又是一年清明时，春风落日寄哀思。”唐诗宋词里的清明，总是带着淡淡的清雅和浓浓的风韵，予人无尽的遐思和心灵的慰藉……

哀思，植入春天的土壤

草籽，滑过温暖的掌心。
山岗，原野，村庄，和草鞭上的青烟，
肃穆了几许。
招魂幡下，素洁的野花，与磷火，一起舞蹈，一起祷告。
哀思，快捷地植入春天的土壤。
先辈们的祁望，随一片纸钱燃烧。
一炷香，引领一匹思想的烈马，冲出季节的栅栏，在燃烧的火焰中奔腾。
鬃毛上抖落的忧伤，或暖意，就这样，闯入我们的视野——

一首诗，一阙词，以一把镰刀的姿势，
切入到生命的根部。纷呈的意象，
随灵性的朝露，擎起一把精神的洋火，坚韧了羸弱而苍白的辞藻。

风声，骤然而紧

一只鸟，试图展开翅羽，在虚与实之间，剪碎春天最后一片绿雪，透析浅薄或深厚的怀想。
坟场上疯长的草鞭，摇曳一纸缟素，引领流转的眸光，在墨染的光阴中，写意一道神谕。
隐喻的阳光，暖了。
怀想的鼗鼓，响了。
祭祀的香火，点燃温婉而坚韧的辞藻，嵌入哀思的土壤。
那只飞过坟场的鸟，一如曾经一度颓荡的我，在先人的企望里，划破沉寂的天空。
最后，攥起一朵云霞，划过时光神龛。
风声，骤然而紧。

穿过时光隘口

素洁的怀想，在高原上疾走，
风融入了某些情感，泥土融入了某些思想，
幻化成一根根芒刺，坚如利刃，穿刺天空的皮肤，留下生命的淡雅。
而我在丢失快乐的荒野，寻找与这个节日相关的辞藻。
有翅的风，扯起一素旗幡，在高原深处招魂，
脱壳而出的蝉蛹，草鞭上行走，穿过时光的隘口。
我这个流浪的歌者，总是在想，
那些碰撞阳光的音符，会不会再次憔悴？那些灵性的朝露，会不会再次变成一季冰凉的雨水？

悲悯的姿态

山花，麦穗，总以悲悯的姿态，恭迎缅怀的脚步，穿透清冷的雨帘。
鸟鸣，风吟，总以特殊的方式，牵引着我疯长的思念，到后山，去看望那些关乎我生命的人。
来到父母的坟前，我同阳光一起，把身子降低，降低，再降低……
直至成匍匐状，贴近泥土的心脏，聆听父亲的呼吸，和母亲的叮咛。
冰冷的记忆，随着点燃的松香和燃烧的纸烛，一截一截，把曾经的温情拉到我的眼前——

父亲蜷缩的身体，总像一张弓，随时把家人的希望射向沧桑的生活里。
最难忘，几张纸钞在他手里捏了又捏，汗渍斑斑的。他始终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衣，为我扬起梦想的风帆。
母亲的眼，总眯成一条线，擦过她稀少的发丛后，便扎向时光的缝隙，为我把断裂的梦想缝合。

最是那临行前的再三叮嘱，让我远行的脚步日渐稳健日渐坚定，我的天空，日渐有着阳光的温暖，云彩的晴和。
父亲和母亲却相继走了，走在清冷的山坡，走在我日后的祥和里，享受不到阳光带来的暖和。
每每想起这些，我的眼里总是噙满泪水。
每每想起这些，我的春天尽管阳光灿烂，尽管鲜花簇拥，尽管鸟鸣清幽，但，怎么也换不来我的一份轻松一片愉悦。
每每想起这些，感恩的分量早已超过了缅怀。

清明，在祭语里回望……

一种纯粹的哀思，从草尖上滑落，深入到春天的土壤。踉踉而来的风，便轻薄了时光记忆。
缅怀的目光，一迤一迤抚摸着冰冷的坟冢。疯长的草鞭，抽打着肉身、灵魂和深沉的土地。
尘封的祭词，迎风打开。
缅怀，一个接替另一个。
祭祀的香火，点燃一串串词语，诉说思念的痛。
荆棘，刺穿皮肤。
水酒，穿喉而过。
牧笛吹响的笛音，划过岁月的伤口，在冰冷的坟冢，将怀念的面孔褶皱。
那些知性的花朵么，以素洁的形态，生动过往的情节。
先人们的爱抚和疼爱，以及全心付出的点点滴滴，已随那只飞过坟冢的鸟儿，攥起春天的裙裾，叩动清明的脚步。
还有那些被时光之水慢慢淹没的只言片语，把曾经徜徉的幸福，定格成远去的足音。
留下的祈祷、感恩和期盼，在一堆堆祭语里回望……

清明，在祭语里回望……（组章节选）

■封期任